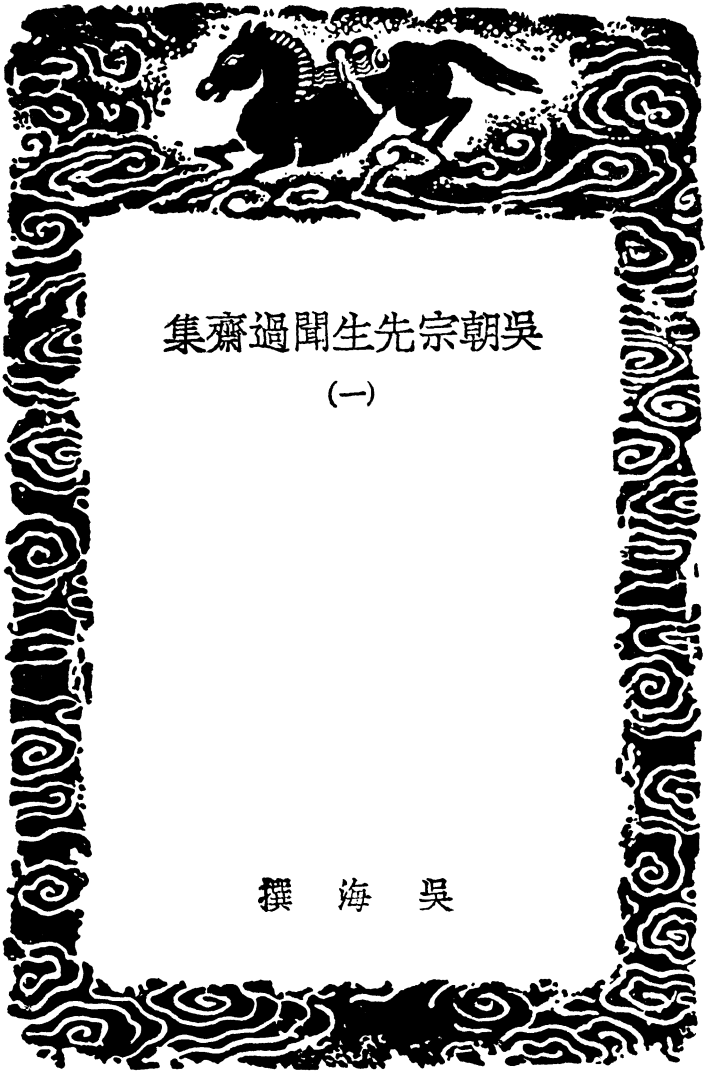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

(一)

吳海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名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士君子行修於己。德備諸躬。名湮沒而不彰者。古今豈少也哉。吾於閩得一人焉。爲吳朝宗先生。先生生於元之末季。迨我明興。閉戶潛修。不求聞達。讀書談道。怡然自樂。舉凡明體達用之學。修己治人之術。罔不一一體驗於身心之間。而猶歉然不敢自恃也。乃顏其讀書之室曰聞過齋。其自治之嚴。進修之敏。直與子路之聞過則喜。濂溪之聞過則可賢。同一勇往奮勵。推是心以往。安在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哉。予奉命撫閩。日夕兢兢。恆懼德薄才疏。不能裨益於民生。無以仰承聖天子之德意。乃博求先輩遺書。延攬當世賢豪。以勤予之不逮。一日吳生爾明。攜其乃祖之聞過齋集遺予。予披讀再三。手不忍釋。見其言言至理。字字眞詮。皆有關於綱常名教。有關於世道人心。悉由身親體驗而得之者。絕不爲浮飾之語。華誕之詞。以悅世俗人之耳目。眞孔孟之正傳。而程朱之嫡派也。古所稱正誼明道之儒。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故亟取而表彰之。以爲後學之矜式。使讀書者有所觀法焉。至其中道理之剴切詳明。義蘊精深。觀者自能識之。固無俟予言之贅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徐序

文以道輕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迄今。其文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昧乎道者反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辭。文之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況磔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今觀閩郡吳先生聞過齋集。敍事嚴整。議論正大。雄健宏奥。離合變化。一歸於理。非通今博古。擇之精而信之篤。養之有素。何能致是。韓子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信然哉。先生平生剛直。終身隱約。未嘗求知於人。然非其人莫能知也。如尚書宣城貢公。翰林學士晉安林公。皆擅文名當世。不易下人。惟於先生深知敬畏。則其人品可知矣。矧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何待後世如揚子雲者出而後知耶。先生沒。迨今踰十一年。是集藏於門人王偁家。近吾友胡伯寧氏。同知鹽運於閩。見而喜之。將與其同志建寧郡守芮君志文。率好義之士。爲鋟諸梓以廣其傳。閒以公事。道過鄉郡。出以示予。請序。自顧老病昏塞。安敢謂知言哉。鄙野之辭。不足以軒輊。姑書此以致景仰之私云。洪武戊寅春正月既望。永嘉徐宗起書。

蔡序

夫道德蘊於躬而恩施及於後世者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若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而立言足以垂訓學行可爲世法亦卓然千古矣朝宗吳先生閩人也生於元季隱居不仕而氣質光明學識醇正爲當世諸名公所推重入明而徵書洊至苟其應聘而出何難抒所學以大展其經綸乃甘江湖而不甘廊廟謂天下有能用吾言者則吾道可行若其不用廊廟亦江湖矣故其家居採摭古今孝弟節烈之事勤勤款款以勸導其鄉人而復附以福善禍淫之說使鄉人之樂於爲善者翕然從之其不善者亦將有顧忌而不敢爲其教人有道如此者使當時有司能採其說以分教各鄉各里則人人親親而長長夫夫而婦婦於以平天下無難矣安在江湖之不爲廊廟耶又以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爲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爲文章之賊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曉然知正道之所在其衞道之嚴如此者使當時公卿大夫入告於朝以行其說則經正民興於以復三代之治無難矣又安在江湖之不爲廊廟耶蓋先生平昔所學者周程張朱之道故凡一言一行無非出於大中至正至施諸筆墨之間又復雄健而整麗精奧而典雅古人有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先生之學贍詞豐根茂實遂又何患不遠行乎哉鍈嘗歎閩學之倡也始於龜山其盛也集於朱子其末也振於西山又二百餘年而始有剩夫陳氏翠渠周氏虛齋蔡氏向非有先生之闢邪崇正傑然挺出於絕續之間何以繼已往而啓將

來哉。大丈夫得志於時。恩施及於後世。其功其德。亦不過如是而已。先生雖江湖哉。而當時之登廊廟者。曷及耶。乃先生猶以愚昧自居。謂平日所爲。必有或悖於理者。亟以閩過名其齋。可謂謙謙君子矣。儀封張夫子。始入閩。訪得其文。手授衍鋐編訂。復親錄其尤者百篇。登於梨棗。以廣其傳。曰。吾匪徒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天下無外道之文。先生之文。卽先生之道也夫。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鋐百拜題。

邵序

文章天下之公器。雖世殊時異。家傳人誦。不忍釋手。及其版行已久。猶欲新之以垂永遠。果何以得此哉。必其人德蘊諸己。道孚於人。發而爲言。有關世教。有裨治道。有切於民生日用。若然。雖欲不傳。烏可已也。吾閩朝宗吳先生。氣質剛明。學識醇正。平日踐履篤實。一言一行。莫非矩度。不幸生非其時。寧甘藜藿而循仁義。不苟叨位慕祿。閒居於古今成敗。治道升降。人物賢否。政事得失。莫不形之於文。皆嚴毅正大之辭。絕輕淫誇誕之態。所謂古君子。蓋其人與。銅鞮考之載籍。閩自述古季慈二陳、閩中鄭、公關周、執中劉五先生倡道於前。幾而龜山楊、仲素羅、延平李、三先生出。至朱夫子集羣賢之大成。益講明於後。道德入人之深。世號海濱鄒魯。又如胡文定致堂五峯、籍溪蔡西山父子、劉白水屏山、黃勉齋陳北溪眞西山、潘瓜山、熊勿軒諸賢。彬彬輩出。文行表表。皆可師法。故閩之士習。不以浮文勝質爲先。而以躬行實踐爲急。俗尚之淳。清修苦節。有東漢名賢之風。當時若貫似道誤國貶建州。朝議以爲朱子講道之邦。其敢居此乎。是亦足徵矣。先生生當元季糅騷之時。邁德於身。自蔽於不耀之地。駸駸乎不知老之將至。此其可惜也。使其見用於盛朝。所以黼黻治道而斧藻休光者。又不知與古之豪傑。孰先而孰後也耶。先生之文。洪武間曾鏤版。未幾皆散失無存。銅自幼侍先公。談及先生道德爲詳。誦先生之文頗習。今先君沒又四十三年矣。近閱書藏。得先君所錄舊本。手澤尚新。反覆玩味。不勝悲感。遂命工重刊以永其傳。謹述先生行

實之槩書於卷首俾觀者得有所考先生名海朝宗其字號魯客齋扁曰聞過學者皆稱爲聞過夫子云

成化三年丁亥季秋重九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同邑邵銅書

張序

嗚呼文難言也有聖人之文有賢人之文自聖人不作易詩書禮樂春秋中庸大學論語孟子之學不傳而聖賢之文亦未能繼之者厥後徒以其言詞之懿順理而成章者卽謂之文若左丘明以其浮華夸誕之辭作爲左傳國語後之言文者最以爲古也然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戰國先秦儀秦睢斯之屬競以縱橫巧詐之辭相高兩漢賈馬向雄歆固之輩書策論疏馳騁後先至今猶以其文爲古焉然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東京而下陵夷至魏晉宋齊梁陳隋世道衰敝風氣萎弱其間豈無操觚執翰之士誇翰學爲文者哉然後之人不道也獨諸葛亮陶淵明王仲淹三子生乎其時固未嘗學爲文而其文辭間見於後世後世猶有取者以其人品高邁不規於文而文自順理而成章也李唐來韓愈氏獨以傑特俊偉之才宏博自得之學倡爲古文遠紹秦漢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張籍之徒從而和之唐之文於是爲盛五季不振文亦隨靡宋興歐陽子倡爲之曾王三蘇從而和之宋之文於是爲盛然亦皆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惟周茂叔氏挺生南荒倡鳴道學揭太極之圖闡通書之說二程張朱從而發明之然後聖賢之文有緒而聖賢之學亦傳矣其視秦漢以降文人之文蓋有不足言也元運百年文士不鮮未嘗不艷辭靡語倣秦步漢然較之唐宋諸文人之文遠有不及者其於聖賢之文何如乎哉吾閩人吳朝宗生於元老於今日剛直不偶處於山林之下味

聖賢之書。學周程張朱之學而獨嗜爲古文。其悲懽憂懌。感時憤事。未嘗不寓之於此。故必關乎世教。而流連光景之辭。一不苟爲。蓋有意乎聖賢之文者也。維揚薛君子威。雅愛古文。一見而喜之。持其稾過予序其首。且曰、吾將以其文傳之北方之士。知閩自文公之後。復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也。予與二君均有交游之好。詎有不得辭者。故曰文難言也。因推言聖賢之文。與文人之文。歧爲二軌。使觀者因其文以求其爲人。尙有得乎言語之外者矣。太古生、永陽張惟康序、

明史本傳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既而徵詣史局復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鬻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永福韓翰善嘗仕元海數勸之死翰果自裁海教養其子俛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爲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聞過齋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吳氏世譜序
厚本錄序
裴書序
雙谷序贈秦景容
送龍江山長序
美監郡編役序
贈劉僉憲後序
贈郭徽言序
送延平學正序
贈閩縣教諭序
送王潮州序

贈順昌綜理序
潘氏世譜序
王氏家譜序
傅德謙復氏序
孫氏二子名字序
送傅德謙序
送燕經歷入京序
送程伯崇還江西序
送徐宗度序
潘氏族譜序
送鄭訓導序
魏氏世譜序
孫燧字序
楊徽字序
薛懷安文集序

送寧化訓導序
思鳳臺詩竝序
薛氏家譜序
魯客序
草心堂序
卷之二
記
祠堂記
後記
獨樂千古軒記
改軒記
淡軒記
潮州三皇廟記
永思堂記
種德堂記

悠然軒記
友蘭軒記
知止軒記
歸帆樓記
遺安堂記
南樓記
讀書堂記
宗會堂記
愛日堂記
阜林鄉學記
致樂堂記
靜對樓記
望雲亭記
平遠堂記
近道齋記

卷之三
書
與林侍制書
答貢尚書書
復陳左丞書
與使者書
與秦景容書
投鄭彥斌書
傳
閩王婦傳
墓誌銘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哀辭
黃孝仲哀辭
林公偉哀辭

阿嬸哀辭
王山人哀辭
擬招
祭文
祭鄭氏甥女文
祭鄭以弘文
祭葉祺文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卷之四
箴
聞過齋箴
愼獨箴
愚樂齋箴
惜陰齋箴
吳蘇字箴

題跋
題薛圖
題商山四皓圖
書三先生帖後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題半方所
書張原霆文集後
書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
書宋武岡守楊公遺稟後
贊
琴贊
逍遙道人眞贊
直方贊
友石山人眞贊
薛子成眞贊

自贊
雜著
刋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儆
感春操
木石居辭
答問
書禍
讀鬼谷子

聞過齋集卷之一

元 吳 海 撰

序

吳氏世譜序

按吳本姬姓。泰伯之後。以國氏。後子孫散居天下。其在閩、有繇光州來者。唐光啓中有曰英德王氏入閩相傳始祖也。海昔爲兒童。聞先君言。吾幼時。見吾父嘗閱巨帙。問曰。此族譜也。自先世宗族及後代子孫悉錄於是。吾父不幸。沒於易代之際。母倉卒棄產。攜幼入古靈山中。依外家以居。譜牒遺失。吾年方九歲。及冠乃歸。又言吾支故不蕃。吾曾祖舉進士。初授寧國府知錄而卒。曾祖生祖及叔祖。而叔祖無子。先祖生吾父兄弟四人。長及季又無嗣。次僅得一子。而吾父乃生我及叔寧。知後世何如也。又曰、吾先世家郡城東。後徙居下渡。候官吳帝俞自橫棣來繼石甑之宗。至則謁先君。講兄弟之禮。曰兄派河口。河口派出候官。吳偘族也。帝俞生與先公同年而日月差後。候官兵不及。耆老猶存。其言必當有受。先君又言吾前後詢吾譜。始三十餘年而竟莫得。豈諸族分已久而吾所記特近。宜其不能合也。苟終吾身而不得。其作於汝乎。先公即世。海追承先志。嗣而錄之。恐於是弗作。則來者益無所考。昔穀梁子有言。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吾亦由是而已矣。吾父、吾所見之世也。寧國以下。吾所聞於吾父也。此傳信也。其他則傳疑也。吾不

敢以疑爲信。故是譜斷自寧國而下。吾抑於此重有感焉。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宗族有所統一。人心有所聯屬。故孝弟隆而習俗美。先王之治易易然。是法既廢。人各以意自私其親。恩不廣而施易終。至有視周親若途人者。然則今日所賴。惟簡牒之存。使知水木本原之義。是譜所以作也。嗟夫。人孰不念祖宗哉。亦孰不顧其子若孫世世親睦哉。而祖宗之望。有不若子乎。苟推予之心以及祖宗。則遠者猶近。疏者猶親。服斬而情不斬。屬盡而愛何窮。夫恩固賴於相成。而道實原於自致。子焉自致其孝。無怨乎父之不慈。父焉自致其慈。無疾乎子之不孝。兄焉自致其友。無責乎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無恤乎兄之不友。致於己而不望於人。則其道易成也。是則海命譜之意。非直爲紀名系設也。嗚呼。子孫念敬之哉。嗚呼。子孫念敬之哉。

一譜爲首圖。具世次而派別之。以名世系。蓋略則易考。派別則不紊。無後者。直疏其下曰絕。（謂無子而不置後者。）有官者。疏曰某官。（或後授。）遷居曰遷某所。

一首既爲圖以系世次。次爲譜亦以派別。乃詳記名字行次。娶某氏。歷官。某生子幾人。某甲子生年若干。卒葬某處。某人爲誌。若遷居者。備述其由。譜後載先世家訓文字略者。及墓誌。若先世著述文字多者。別爲集。不錄於此。（先世家訓及著述。子孫寶藏之。以傳後人。）

一子孫名次。從水木火土金行爲一世。五行相生。循環無窮。

一子孫行次。五行從名次。五行。男陽女陰。世次易考。（如名從水。則行次男壬一。女癸一。名從木。則行次男甲一。女乙一之類。）每世從一起數。

則不相紊。

一後世子孫有棄父母出家爲僧爲道者、不錄。謂不繫世次也。

一後世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婿與外孫爲繼者、不錄。直疏其下曰絕。謂其自絕於祖宗也。

一喪事不得用浮屠道士營修科典。不惟於死者無益而生者重有損。

一葬事隨力厚薄。不得用夷禮焚化。大不孝。後雖有悔。終不能及。

一吾州府君嘗謂海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士風之厚。甚欲徙居其地。萬一不能。汝能承吾志乎。

厚本錄序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先焉。此人道之始也。蓋三者居於內。而君臣朋友際於外。內者由恩而起義。外者因義以生恩。恩厚則義無不隆矣。世學不明。風俗益薄。人之道將不立於天下。予甚懼焉。暇日采摭傳記小說。凡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兄弟之相友姒娣之相宜。著爲一編。必求其行事卓卓而不尙乎多。將使婦女童穉里巷小人。皆能誦而習之。養心以成德。猝有變故禍難。當有所守。又附以感應禍福。禽獸微物。各爲一卷。意謂人道固人所當盡。有不能者。觀於報應之間。亦可以勸矣。而又不察。則禽獸微物。固有有人心者。其可不自愧乎。以人道本於此。故曰厚本錄。若夫君臣之事。則有史册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葬書序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也。古人別州分土。卜宅營葬。率皆用之。則其不可廢亦明矣。後世技術之流。張其說以自神。而禍害吉慶。紛紛然起。慕利圖福者。往往深信爲所欺賣。說愈熾而人情愈疑。理愈晦而人事愈謬。相承既久。雖執術亦不自知其誣也。可勝歎哉。昔不孝孤。嘗負罪於天地。久不獲伸。先君葬非其土。比改葬而兆域果爲水潦所敗。用是痛志以求其法。取古今葬家之言。掇其合於理者。彙爲四卷。以示子孫。使不爲邪說所蠱。而與我同病者。或將覽焉。必能棄其慕利圖福之心。而專求必信無悔之道。則亦可以自恔吾書。不爲淫巫瞽史助也。

雙谷序贈秦景容

至正二十一年。魏郡秦君景容。來爲福建行省郎中。先是平章普公。募商胡克舟寇有功。胡因益暴橫。君至。持綱紀甚嚴。其衆屢謀害君。而不敢動。卽亂。普公得除南臺以出。而燕公實來代之。兵頓城外。屢挫。議者皆欲講解以紓難。君獨以爲不可。卒平之。君欲去黨亂數人。臺臣佑之。嗾臬司以飛語中君。君退居水西里。自號雙谷。他日謂吳海曰。裕之生也。介量不容物。不能與衆害同。終以致咎。今號雙谷。欲重自警。蓋其文取諸名若字。其義取諸容也。子幸有以教我乎。予曰。諾。夫古人之取號。非以表其徵。則以箴其闕。君之有取於是。豈非以其廓然太虛。淵乎有容。善來而畢受。可以益德。與惡至而弗逆。可以寡怨。與容大德也。君子於人無所不容。惟不能與小人並立。夫子相魯。先去少正卯。後世稱名公卿。當其年盛氣壯。才茂而識敏。天下事蔑足滯其慮者。其進賢若拔茅。屏邪若去草矣。及其更立既久。磨礪已深。位益尊而望益

重顧乃詘焉若吶避焉若遜閔然若不足混是非黑白而並容之前後所爲若二人者多矣豈其髮衰志墮有弗覺耶將慮熟計精故爲是乾沒耶夫務姑息容小人貽敗國家與務爲兼容以安其身皆自私而不廣豈斷斷能容者耶惟君子能容必有所不容今君以不容亂人反爲小人所不容乃用是自警得無少有悔乎抑君之號取雙焉一以示其容容乎一以寓其不容容乎不然谷一而已君由其虛中無我而用以優柔寬綽天下之善將盡歸之天下之惡將盡化之徒恐或者不察以苟容爲德而責於君則乖已

送龍江書院山長序

漳居七閩底東南薄大海西北引潮汀諸山地僻且多險郡獠憑溪峒以居時出爲民患古以南荒視之晉始置郡宋朱文公過化而後北溪陳氏出焉其民益讀書知禮義往往蹈難死義之夫貞烈不二之婦亦既有之至順元統間盜賊連起攻城剽邑殺掠民庶然卒不能一日據而有者其故何哉聖賢之流風未遠向背順逆之在人心者易曉雖以盜賊之暴而民不從教之有益於世如是哉漳有書院在九龍江始因文公而置兵興以來他郡邑學宮或毀或隳鞠爲茂草博士弟居民舍諸生逐利棄業絃誦寥然其僅存者不過爲士卒之營壘矣而漳故皆無恙亦氣數適然耶尤溪陳生以俊茂之資廣學而多識爲龍江學官來諗別且求言予曰噫天下古今治亂時世不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理一而已夫獸窮乃鬬鳥窮則啄皆非其欲也勢盛而不得顧其死耳在上者以賦斂爲飲食刑辟爲娛樂民安得保其生哉夫欲使民回心而向道使雖窮而不舍義雖死而不爲亂則教之事也今漳學官有宮室廩食有弟子而得以施

其教生之行、不爲徒取員具而已。其見諸儒必勸之以篤學行仁。尊文公陳氏之道。勿爲流俗所變。見父老子弟必勉之以孝弟忠信。事上不倍。有問政者亦將告之曰。民安則政理。安民在於富之。使民有所賴焉。則難動而易固矣。郡幕府潘公吾故人也。久不相見。勞爲致謝區區焉。

美監郡編役序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爲甚輕。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租調俱免。不幸有蝗霜水旱之災。卽課役悉除之。意用其力則緩其財。用其財則紓其力。民者國之本。不欲傷之也。後世役浸重。猶但用其力耳。國家立法非不善。後益誅取焉。福建當天下彈丸黑子之地。比年盜賊軍旅饑饉。民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衆也。地之所產物。視舊不加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三十倍於舊。百司皁隸。無賴亡命之徒。詭爲兵者。不知幾十倍於舊。又隣省他道。不能卽治所。而寓於此者。是皆給在何人。當賦不充。至於豫借。勸取不足。乃立科率。民無所出。至捐生而追禍者。屢有之矣。豈非目前之事耶。郡侯在任久。知役法之病。奉省憲命而新之。卒事。衆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州附版圖將九十年。至治以來。役法凡六更矣。夫民力不齊。大者三十年。小者十年。強弱異矣。官據籍不知變。弱者不過一役卽貧。貧而貸之。況有不貸乎。開一更法。當事者或恃其明察。或負其強悍。以獨見爲精敏。以衆詢爲不能。聚數百人於庭。鞭笞拷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裏。貧民受抑無訴。彼且擅以爲名聲。不亦誤耶。今侯自建局以至竣事。屏去刑罰。朝夕費千百言諄諄勸告。侯豈不賢於彼哉。吁。侯入宮自

撫其子爲之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出而坐黃堂之上視其儼然在下者豈不曰是亦吾子也問其疾病察其所苦亦思有以寬之耶侯之心於是蓋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御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以寬民庶幾有瘳乎

贈劉僉憲卷後序

國家設官分職倣古制置廉訪使者布諸道按臨郡邑立內外臺以總之其意甚周百年間境土奠安政治鮮闕此之由也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綱紀所繫治亂關之國家紀綱繫於風憲自海內多故以來民心皇皇無所底止雖守令貪殘之所致亦由任是職者不能提綱振紀取國家立法之意自壞之爾最僻遠比年風憲益弛自劉君之除人已想其風采比至見其約己守法百司肅然不敢犯其行部舉刺合詢民志懽悅紀綱法度殆復振舉矣一旦慨然念其親老將棄職奉太夫人以歸有持君善績示予徵言者予曰劉君剛方質直天性也聰察強敏學力也守法不倚忠之餘也仁恕不苛孝之推也太夫人年已耄耋君辭秩爲養去之宜也獨惜夫風紀既壞將復振而遽去也是爲國家惜也若夫政績之詳在於諸人之言者不復書

贈醫師郭徽言序

舉天下之術惠利足以及人溥而不窮者惟醫爲然古人以醫與相並稱蓋相賢否係天下安危醫良庸關斯人壽夭小大不侔固其類同耳醫師郭氏吾郡之良也居閩縣官賢里先世由料目仕有人其得攻

瘍術四世矣。瘍醫世稱外科。謂與內科不通。執是技者。不過辨其癰潰金拆之屬。制其祝藥劀殺之劑而已。於切脈審證。湯飲醪醴之用不與焉。郭氏謂瘍雖外。實發於內。必先去其本。然後施瘍治。以五毒五藥次第攻調之。兼其內不獨守其外。故舉他醫不能。雖居遠村。然都邑之來迎者無虛日。有貧不能齎一錢謁者。靡不爲盡心。他郡不遠千里來致。若郭氏之術。可謂至精也已。予於郭氏善。而最善徽言。徽言之爲人。信乎古所謂有恆者。而其子勛又克類焉。予益喜賞。念與郭氏厚。無以及其子孫。適進士黃某來求言。予因得以言贈。夫心和。氣和。形和。起居以時。飲食以宜。六淫不干。諸瘍無生。此一身之安也。上下和。內外和。閨門洽睦。昆弟輯諧。釁隙不形。戕害不作。此一家之安也。或不然。加之以正。而報者常逆。施之以恩。而復者常讎。則亦安之而已。情逆者心必反也。事逆者必深忍也。此安之長久也。凡子所言。徽言既已行之而享其利矣。誠願徽言之子若孫。循徽言之道。而世世享其利焉。則予與郭氏厚。平日愛望之意也。醫之事。吾何敢言之哉。吾聞良醫多陰德。他日有起家爲公相者。皆未可知也。醫國之道。亦猶其治家與身也。郭氏子孫。尙其勉之哉。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序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興而俗敦。秦廢儒術。民以法令爲師。漢唐惟宗太學。郡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麤。宋朝始宗學政。州郡倣成均。增置正錄。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朱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莅焉。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督切之。

而不才任是職者。亦往往以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錄職程課業。無有司之事。專行其教。里人林生、性端慤。識見開敏。爲學務切己。省試授延平學正。來別、且請益。予曰、古之爲政者。教學爲先。今雖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爲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爲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爲甚嚴。非取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尼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彼以爲模範、而弗善焉。害哉。吁、治之不興。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廼若子者、可以教矣。生辭曰、瓚不敏。不足以辱教事。猶落學足懼。願先生卒成之。予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諸己也。水之潤。用以澤火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諸己也。子行乎哉。以子所有施於人。子所未有者、聖賢方册。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夫知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強也。是教學相長也。矧延平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遺教。必有在其人者。子旁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子求益焉。

贈閩縣學教諭序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魏校官、唐博士。皆以士通經者爲之。國朝初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輒爲學官。知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謂宜選郡學訓導歲久者。則士業素厲。爲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等爲之。則未待補也。里人林某年富學茂。一應鄉試。卽中亞等。授閩縣學教諭。衆榮之。而生俛然若不足。一日來謁予曰、某才學未自信。遽職教事。大懼勿任。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閩、里邑也。子、邑士也。邑中之人。非子親戚。則朋友故舊也。識子者大半矣。教之行易耳。然於子乎觀也。古之人、教以身不以言。今夫執

卷誦章句。操觚牘。騁詞翰。欲以取科第爲子之榮者夥矣。是不賴子也。子獨修而身齊而家睦而親戚正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焉。不數日而播之百里。非難也。故子之教易矣。況子一門諸父昆弟皆鄉學。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子之教不難也。夫教者。治之本也。生勉之。仕途發軔。方自此始。今日爲百里師。善其教。他日爲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送王潮州序

予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不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焉。既又有難者。乃知人之才不相逮。而居官以營私者衆也。迨犬馬齒衰矣。觀古人益多。閱世益深。迺知天下特有不可爲之時耳。而事實無難者。顧難得其人也。西河王君用文、剛直明快。遇事剖決。權勢不能奪。人以爲難者。君處之有餘。總治羅源、永福。吏畏之若神明。民戴之猶父母。比去。耄倪蔽道。垂涕而不可留。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己也誠。若苞苴內謁不行。而奸欺屏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興之。害之所伏。知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踪迹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公、辟居幕府。每有所贊翊。匪而邊陲多擾。非剛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有之。惠則民賴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爲山者、在乎積土石也。不欲崇朽壤。爲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涵汙惡。君子爲政。在任賢才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少而小

人多小人情僞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於知君子。暗於別小人。君其愼諸。

贈順昌縣綜理官序

國初時。福建置行省。尋以地狹不足容大府而罷。再置復罷。近復置。上命信臣出鎭。凡事得以便宜行之。福建西北阻大敵。頓兵類萬。一日之費。恆數百金。供億之繁。民不堪命。省府以郡邑權輕。擇精悍果敢之才。舉爲幕屬。俾制焉。勢隆法重。指事可集。顧以爲甚善處置也。延平屬邑曰順昌。綜理者。聞其惠聲。適予有宗人來。始相見。勞苦之。宗人曰。吾邑誠幸。得賢綜理林公。民賴以寬。不然死矣。安能復相見耶。順昌小邑。當往來之衝。叢箠盜賊殘燬之餘。存者不能室屋以居。田萊荒蕪。丁壯從戎。民食一粥。又轉餉方殷。百工器械之資。猝然令下。朝戒而夕取辦。他邑盡乘刑罰督責。吾邑獨召社胥里長。諄切告之。民至期輸。則公喜以不至於罰也。又毖然閔若知其出之不易也。間有不能足。亦未忍遽罰。則民固已趣致之矣。予曰。信然哉。是仁者之用心也。其果賢矣。夫上之所需。下無敢不應。或有無不齊。不能具於臨時。特少寬之。事既不闕。而民亦免於戾。豈不上下俱得哉。謂猛集事。寬者亦未嘗廢事也。然寬者民裕而懷。猛者民殘而怨。爲政何苦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史所載。若朱邑、龔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祿無已。若郅都、甯成、王安舒輩。豈惟禍逮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徵亦可畏耶。今順昌得賢綜理如此。他邑必有聞之而自改者。林公惠政所及。不獨百里也。

況行愈久而績愈著。吾見朝廷擢大任。賚顯寵。將自此始。若其子孫之昌大。則天理自然之報也。宗人曰、吾子之言。誠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戒。豈獨吾邑之人樂聞。願書以貽之。

潘氏世譜序

自世姓之學微。而世族之源。溷而難分。而又更數大亂。故家譜牒存者。十不能一二。雖有仁人孝子之心。欲推本於百世之上。廣其恩於百世之下者。亦將何所從哉。大田潘注。述其世系與嘗聞於其父。併討一二同姓。得其大略。將爲家譜以傳子孫。而來告予。予曰、尊祖敬宗。而收親睦族。人道之大也。治家之所由始也。古人甚重焉。宗法不行。漢以來尤尚郡望。唐亦尊世族。迺有一姓妄相承者。衆以爲譏。見人之良心不容已也。近代亦不由禮法。以壻與甥及外孫爲後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之見。以自滅。官府不治。而風化安焉。人之類。將至於大亂矣。使譜牒不明。其將何以正之。按閩縣清廉里潘氏。與懷安瓜山潘氏同宗。當其盛時。宗族殆百人。今皆絕而不續。間有存者。無非以他姓繼。潘氏一脈。懍乎不墜。惟注一身而已。然則子之爲譜。其可不益嚴乎。子爲譜。由子而上。直書之。宗族絕續可徵者。據實而書之。同族別居他所者。備書之。有名字徒存。而支屬不可尋者。亦散而錄之。其有棄家爲僧爲道者不錄。以異姓來繼者。著其從來而後不錄。則今日所述。將來可爲潘氏信譜矣。

王氏家譜序

河西、古諸羌。漢武帝時始置郡。後擊逐而空其地。徙漢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乘閒爲吐

蕃所吞。後張義朝、發鄂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中國人以此。周廣順間。申師厚爲河西節度使。王庭翰等爲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爲邊患。寶元、康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逮中原爲金所併。不能自還。遂爲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緜年不服。最後乃服。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別舊羌爲蕃。河西陷沒入爲漢。河西而任官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尙寬厚。雖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齊人。沒元昊者。其宗族在東河、陽穀、甚盛。國初附屬時。其高祖卽復歸山東。沒從其族葬陽穀。曾祖從右丞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鎭盧州。迄今又三世。墳墓皆在盧州。迨君襲職。迺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譜相示。予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謂新氏乃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乃祖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固其本。故有自毀其祖而冒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旣受賜姓。猶不忍舍其舊乎。吾閱是譜。不覺爲之感歎。況其後世子孫。能以祖宗爲心者乎。推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義可爲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益足爲世勸也。

傳德謙復氏名字序

貴溪倪氏、金溪傅氏、二族所居地甚邇。而緜世婚姻。倪嘗一支絕。不立宗人。以傅爲繼。故傅氏嗣爲倪五世矣。有曰韜伯文者。嘗病而疑。質於閩郡吳海曰。韜之先本傅氏。自高祖以來。後於倪。非倪也。而冒之倪。

本傳也不得爲傳。二者將曷從。予曰。按春秋莒人滅鄫。穀梁曰、取後於莒。非兵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夫氏以辭族。不可遷也。宗以相承。必同屬也。子復之曰、自高祖以來百餘年。遽復之。人必惑。且宗人皆不欲。而韜獨復可乎。曰、昔冒而今正。人何惑。宗人不欲。子獨復。何不可。曰、復之而後世不吾順。奈何。曰、子爲譜。敍其由高祖而下。正之爲私譜。他日有能知禮敦本者。必從子改矣。曰、昔倪氏以後託我。今復則絕其緒。奈何。曰、子復故爲倪氏立後。以傅氏女配之。代雖遠而系不絕。氏雖辨而鬼有歸。子勿疑。禮無異姓爲後者。使天下後世有議子罪。則在海也。伯文於是惕然懼曰。吾子貺大惠。其敢不承命。既又請曰、韜娠時。父出外始生。命名崇德。比謁於父。因之及冠。母字之德謙。後從師。師乃更名範字伯文。季父又改今名。然韜亦嘗竊不自安。予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謂父不能知也。名雖不善。猶不可改。況其善乎。請復崇德。伯文謝曰、名正矣。然字無徵。吾子遂易之。予曰、子之字。命於母。取義備矣。夫德務崇。而謙其柄。謙者。不自足而取諸人。地中有山之象焉。請復字德謙。以無忘母命。德謙於是泫然泣曰、昔吾母甚賢。教子有方。字名以義。吾無識屢更。今以子之言復之。猶復見吾母受其教。吾子之貺大矣。請書以爲朝夕戒。

孫氏二子名字序

孫氏二子。愿忠。從臨川傅先生學。既冠。先生與之字。愿曰必恭甫。忠曰必信甫。而爲請於予曰。吾子重有以教之。他日有成。其敢忘賜焉。予謝不敏。然不敢辭。夫恭者、非取皋陶九德之目。愿之恭乎。信者、非取孔子之言主忠信乎。愿者質之素。恭者禮之存。愿雖純懿有餘。恭則受人之益。故愿必在乎恭也。盡己謂忠。

以實謂信。盡己則不欺己。以實則不欺人。故忠必在乎信也。愿思之爾之質既愿乎。抑亦有不愿乎。愿矣、亦恭乎。抑亦有未恭乎。忠思之爾之心果忠乎。抑亦有不忠乎。忠矣、亦信乎。抑亦有未信乎。守爾懿篤爾貞。毋樸而固。敬以自治。毋任情直。致謹以德。愿也勉之。勿枉己。勿誣人。發必自盡。行無詭隨。言必可踐。慎出諸口。忠也勉之。夫人至親莫若父子。親則愛。愛則願其成人。子生而被之美名。所以望其終身也。世多以榮富壽考爲名者。其分皆賦於天。而不由於人。若爲德。則由於人而不由於天。僉憲公篤厚誠實。好善不倦。不以在天者望於人。而以在人者責其子。朝夕命之。使朝夕自稱焉。稱其名。則思其所以名。先生又從而字以表其名。使必有以成其名。必恭也。必信也。爾不究是。豈不負父與師哉。然以僉憲公之賢爲之父。以傅先生之賢爲之師。朝夕親炙。吾見二子之有成也。予與傅先生交善。又與公相知愛。念其子猶吾子。故於其請也。出盡言以箴。

送傅德謙還臨川序 并詩

予以學樸行方。不同於時。氣質頑鈍。不能自改以適時之宜。既屢顛沛不悔。則終其身不變。亦可知矣。吾郡之賢者。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開之而辱與之游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其心甚勤。而終則漸疏。非特其遠我。吾亦幸之。予之不才若是。而望交游之衆。聞見之廣。其可得哉。始傅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即相愛若宿契。是豈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說流俗。其志與予同。行已合宜。不顧衆人之譏笑。其操與予同。爵祿金玉。不役其心。惟自適爲樂。其趣與予同。讀書有得。冥然感於

中心領神會。端坐若失。其嗜與予同。閱古史。撫治亂得失之機。廢興成敗之迹。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正人直士之淪落不偶。讒口佞舌之枉忠害善。忠臣烈夫之仗節死義。未嘗不搏髀拊案。奮聲大快。或長吁扼腕。流涕縱橫。其狂又與予同也。喪亂以來。無家可復。其窮又與予同也。若與予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古人結交。以知心爲難。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之人。下俟乎後之人者。今德謙與予同斯世而相知也。顧予何幸哉。德謙舍我而別。予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不可留。予將何以爲贈。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古人所以孜孜斃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勵。請誦之於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餘。宜增益深。又何待予言。抑終不能而戚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亦難乎其爲情也。言之不足。故永歌之。

傅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爲荆榛。出門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念我德不孤。邂逅遂見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精微共探討。議論發清新。誼合然諾重。途窮憂思頻。如何語離別。使我意酸辛。酸辛不在別。欲留我何貧。閩水東赴海。楚山西入秦。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送燕經歷入京序

歲強圉協洽。江東憲經歷燕君。在閩。臺臣以大兵南下。將臨江淮。而閩浙兵力。不足犄角。燕君通達強敏。識時務。且自江東歸。知其他形人情及近日事。遣如京師請師。因陳虛實利害事。士大夫多爲詩歌餞行者。屬予序之。予不曉世故。直據已意而言。自古及今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機。得其機者、事半而功倍。不得

其機者事倍而功半況有至於不可爲者亦由屢失其機耳往者中原之亂朝廷嘗命丞相督伐高郵是時天下之民引領而望王師者莫不以日爲歲奈何閒言浸起於內詔旨遽行於外王師既班民大失望此機一失迨至數歲比者忠襄奮烈剗平大難事已垂集而功不終豈非天耶今丞相克篤忠貞以恢復爲己任事機之會良在此時燕君之行所請宜無不允者然事有機亦當有本古人不以城池爲固兵甲爲利者以民心爲之本也海隅之民倒懸已甚生不自聊而賦斂日蹙刑罰日滋朝廷亦思固其本乎使其本固則無時而非可乘之機矣野人之見如此燕君以爲何如

送程伯崇還江西序

海隅未壯時目當世竊有陵谷之憂閒形諸言聞者鮮不謂爲狂人又三十餘年不幸而遂驗夫國之興衰係乎人一時公卿大夫隆盧飾外以苟容爲賢附順爲忠誇誕爲高敏給爲才詭誣爲智諛諂爲敬雖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踵踵然慕效之嗟呼元之末造風俗好尚毀譽若是國之亡非偶然也予始以倜直樸固見病於時及瞷時之所爲然後乃大駭知舉世之尚僞少適其眞於是益自守不願與世俗交往年程君伯崇自翰苑出掌文臺邂逅一見竊怪不類乎今世之仕宦者及往來益深議論益密然後得盡君之平生君性沖淡靜而寡欲不能立崖岸坦然益然者也然如是亦固爲當世棄而能優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搢紳韋布交游雖不爲所稱亦不爲所病豈其中又有異於吾之所言者而吾不及知耶時事既殊向之矜名者所守一切塗地而君流離困厄不失平素然後吾之知君益信予以足疾不能入鄂

且數歲矣。交游絕消息。予亦不敢以音問及之。遽聞行李將返江西。欲俟溪澨握手一別。而未可卜。懼其遠而勤余思也。故序以贈。

送徐宗度序

予始聞建安徐君宗度之名。而未識也。其爲校官來三山。余居村落。未及交。其後再至。乃得相見。丰神瑩然。議論通達。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穿。於爲文。由先秦以下。迨近作。莫不淹涵浸漬。在其胸中。隨所擇焉而發。間出其所纂書。皇王大訓曰。古今帝王之道。與夫爲治之具。盡在是矣。經世鳴道集曰。聖賢之道、載之言。觀其言、足知其所用心。愚平日讀書。遇有所契。輒粹而錄之。顧以眞西山大學衍義爲未純也。以昔人所編文粹文類之屬爲未精也。故二十有餘年。用力於斯業而未成也。將以貽後之人焉。噫。其功可不爲勤。其志可不謂遠且大哉。夫古之君子。有志於世而不用。則有所著述。如荀卿王通之倫。彼皆抱其蘊而與時不合。既不可襮然白諸人。雖告諸人而未必信。顧不得已。援筆而書之。以授其徒。而後世或有取之者。至如蕭統之撰文選。李皋之集文與之類。則無不得已。而特其好焉者耳。今君之所纂錄。豈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耶。將無不得已而直好焉者耶。避亂來山中。居與予甚邇。時則聞其所未聞。予方賴君爲益。而君遽然以別需予言。予曰、人生聚難散易。當其聚時之樂。不知有別時之戚。今別之戚。不知別後何如也。君行愼自愛。閩與建相接一水。溯洄若登天。苟沿流而下。則四日可至。君別後乘輿。能如王子猷繼剡溪千古風致否。

潘氏族譜序

氏所以辨族也。族所以廣親也。系所以原本也。夫自宗法不行。而先王之禮廢。民忽忘其本。有能念先祖而厚宗族者。蓋鮮。蓋族衆則易疏。代遠則易忘。此人之常情。然不能自其本推之。將見愈疏而愈忘也。譜牒之作。衰世之意也。嗟夫。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傳而至於千百年之世。自千百人視之誠已疏。自一人視之則不疏。由千百年舉之誠已遠。由一人舉之則非遠。且吾之所以望吾子孫者。孰不欲其廣而不疏乎。孰不欲其久而不忘乎。是何慮其前而不及慮其後也。是何待其祖宗之不及待其子孫也。何其不能反而思之也。譜之設。蓋欲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求而得之。有以企而及之也。懷安瓜山潘得寧氏。出其家譜。求予一言。觀其自文振公以來。十有五世矣。文振公以上。不著所從來。文振公兄弟四人。於倫爲次。一昆二季。譜皆不及。獨記其所居地爲詳。有足考者。茲亦可謂闕耳。若其先世宦顯。有階至金紫銀青者。女適人。有爲宰相夫人者。其賢有學於朱氏。爲世名者。抑可謂盛矣。傳世既久。不能無顯晦絕續。今之存者。由得寧視之。則既疏且遠矣。得寧讀先世之書。教授於鄉。凡吾前所陳者。皆將責之於子也。由子之身。先之以親其族人。以率其後人。因以勸其後人。俾爲善俗焉。夫顧不韙歟。嗚呼勉之。

送鄭訓導之古田序

百里之邑有學宮。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修之士。延請爲之師。師

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爲壯縣提封之廣民居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爲邑學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於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卽子之言可以爲教矣夫學至於聖人猶不自足也況衆人乎夫道無巨細精麤無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邇此爲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使躐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爲學必無成也子行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於人使人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爲學使其志立義明躬修學得則措之於用無所不可苟務外而不務內事人而不事己者不少有得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道邑之諸生彼幸毋謂我耄而言迂

魏氏世譜序

宋歐陽公著族譜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爲次二譜之法非不善然非讀書知古者驟而觀之亦難遽辨不若他例之明白而易曉也魏氏先浮光人入閩首居福清後繼長樂陳氏是譜稱始祖者非始祖也由福清徙長樂之始祖也故稱始祖焉譜始於是者近而能詳也不錄福清者遠不能詳也地阻屬絕譜不相通欲係之而無由也必述之者不敢忘所自也吾之所以樂爲之言者嘉其後陳而能復也噫彼陳氏棄其宗而立他姓魏氏亦棄其宗而後他姓皆失其大者既又能復焉則魏不遺其先而陳自

滅其後矣，今世之姓氏湎殺，往往類此，蓋十有五六。使閱是譜而有感焉，既迷而能復，已失而能改，豈非錫類之大乎。嗚呼，閱是譜者，可以有戒矣，可以有勸矣。

孫戩字序

孫戩字景嚴，其名與字，始皆大父命之。而父爲之請於予曰，願有以發其義。俾戩也勉思自力，庶幾克承大父之志。豈惟戩也受賜，將某亦有賴焉。予辭不獲，乃言曰，夫戩、兵器也。古人內以自克，而外以威不順者也。其嚴乎。夫惟剛明正直，果斷裁制，用無不利，而物不能犯，所以爲嚴也。若君子得之，以修己則貞固而廉潔，以刑家則整齊而如一，以事上則忠信不阿，以待人則威而不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先正其本也。昔孔聖之孫有曰戩者，守節清苦，議論正眞，爲唐名臣，韓愈退之嘗論其德，古人尚慕前輩，或取以自名，若司馬大子慕藺相如，遂名相如，意者大父希孔君之賢，將使知也。盍一以孔君爲師乎。孔君之事，載在方册，昭然可考。景嚴動必稽之，他日不悖於孔君，則爲無負於爾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嚴勉之。

楊徽字序

楊文質先生與予交久而敬深。他日見其嗣子徽曰，吾兒魯鈍，不能讀書，嗣吾業，又不能操耒耜服田畝，奈何。厄於貧，其終將以技食，營錐刀之利以餬口乎。然既娶且抱子矣，鄰里鄉黨不欲名斥，思有以賁其稱者，幸因吾子謀之。予視徽，樸以素，懿以愿，喜焉。夫徽者，美也。樸而不離其眞，素而不事於飾，懿則守也

專。愿則於人無競。其質可謂美矣。質美而後可以入道。夫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徽也、由是日修其孝弟忠信焉。夫孝者事親之美。弟者事長之美。忠者、處己之美。信者待人之美。此內美也。金玉之富軒冕之榮。第宅之華。服食之鮮則外美也。內美則願爾有之。彼外美者得與不得。固在天而不在人。君子不以爲美也。請字曰仲美。古者士之子恆爲士。爲士不足則爲農。農又不能。則從事於末。其勢然也。其等雖不同也。而其行則無不同也。仲美勉之。他日使人稱曰慶元君子之裔。雖貧且賤。則固賢於人矣。此予之所望。亦而父而祖之所望也。仲美勉之。文質謝曰、子之言、實出我心。請書而授之簡。於是乎書。

薛懷安文集序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於禮義。苟或不然。不如無作也。懷安薛大夫。予不及識。聞其去時。邑中送者千餘人。攀戀號泣不忍別。既去、有父老數人。持詩文一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薛大夫所作。吾謹錄之。吾子不可無贊一辭。予老眊且多病。裹足不出。將二十年。於世事亦不省。乃問父老以薛大夫爲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恭。其處己若田仲。其施教若文翁。其爲政、一以德化。而不以刑罰。吾民賴之若父母。然而去而不能留也。吾民安得不戚哉。異時爲政者。不知盡職於己。盡心於民。惟務其家之肥。而視民若土芥。故民之視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去若疾病之脫。今薛大夫父母也。吾得忘之哉。言且泣。予曰信哉。薛大夫之賢也。不然、何其民之愛之之至也。視懷邑之於桐鄉。庶其近之矣。因閱其所作。其文信本於理。其詩不徒發其情。庶幾逮古之作者。而不爲苟。因大夫之言而見其心。因民之思而徵其德。

辭之賢不誣矣予所爲序者欲使後人誦大夫之文而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之威號雲壑廣陵人世儒者云

送寧化訓導序

八閩惟汀僻遠其大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善撫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也教之施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易服使生厚則自向化往時爲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法律爲主民重不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聖人有言不教而殺謂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產以立其業教之禮義以正其俗教非徒文辭之謂也文辭之爲教猶禁令法律之爲政也抑末矣夫民知教則良心生教立則善人衆大家既服小民視之而化風俗無不美生以溫柔之學而贊邑教人將信之教之行有日矣於爲政豈少助也耶生勉之

思鳳臺序 并詩

至正間尚書玩齋貢公來閩寓城西香嚴寺荒莽中得凸地爲臺構亭其上以時燕息與其徒講學題曰鳴鳳且自爲文記之亦一時盛事時異事殊屋毀臺圮斷碑臥草中門人鄭桓昇歸瓜山鄉學後有一小丘植梧竹焉懷其師而不能忘也名曰思鳳既爲記請予繼之予能恝然無情乎歌以寫懷並著桓之思云

臺有梧其陰孔敷鳳不來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梧臺有竹修其如玉鳳不見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竹

昔之集兮阿閣亦既下兮虞廷有止其集有雛其鳴去世德而不返使我心兮怦怦登斯臺兮盼望遠秋霄之冥冥我心悠悠日月其征瞻兮斯臺憂心如懵

薛氏家譜序

譜牒之作以親親也人之親莫重於父子兄弟自吾身而上推而至遠祖而莫非父也自吾身而下推而至百世而莫非子也旁而推之自吾之兄弟吾父吾祖之兄弟至凡族人皆世世兄弟之次雖屬有遠近禮有隆殺而義無獨殊者由人之生一本故也世教不立人道大隳愚者昧於其理儒者安於所習不孝不仁者蔑祖宗棄親戚至於無子不立宗人而以他姓爲繼自絕其後而不悟不悔使鬼神不得歆其饗祀亦由譜牒不明故也薛本春秋諸侯之國後世因以爲氏在唐氏居江東者爲望族今薛氏世家揚之泰與其派出河東舊有譜而失之其可徵特自高祖以下故今以爲譜首其間他姓爲後者皆削而不錄或曰彼雖異姓而繼我既久難遽去之毋亦別錄以附於後可乎曰不可夫他姓之人自棄其祖而來附吾之祖自徹其姓而來冒吾之姓亦可謂不孝不仁者矣譜正欲其辨之也而又混之是何不忍於他姓之非親而能忍於吾姓之至親乎彼他人而吾謂之父子兄弟於心果安於理果可推乎今吾棄而不錄使彼亦得反於其族豈不二者俱當耶噫附枝大者而本悴異姓蕃者其宗危觀於薛氏之圖抑可懼已吾子愼之嚴譜牒之法者人倫之義去異姓而革其混淆明本親而篤其恩愛則木本水源發茂流遠宜自今日正譜始薛大夫儒者故以是告之使施於政亦可以正俗也

魯客序

海幼時先君子嘗撫海言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士風之厚吾將徙居焉苟不遂汝能成吾志乎海雖幼嘗在念不忘比長獲接先生長者交海內名士大夫莫不詢知其士俗其去意大決然於內外艱情事未效加以眷戀親戚懷故重新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矣如是因循又二十餘年而累愈重勢愈牽暇日憮然以思曰昔吾幼無識時先人猶以囑我今有識而反忘之乎自是未嘗一日不疚於懷懼或隕越無以承先君子之志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予曰非也吾擇善俗率先志也吾取號有三吾將地魯而取其名也質魯又取其義也吾學魯仲尼之道焉聖人千載之上吾師也吾雖百世之下學者也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而吾又何擬乎若必以爲不可將曰魯客志予未得反乎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道四方亦客也他日至於魯而止焉則爲魯人而子又何議乎序以曉或人

草心堂序 井銘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子是也報莫難於稱之子之於親是也然求其稱而不可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維日不足而不能自已乎世道淪胥人習悖德駢居諱語之風恬不爲異見位達資多者衆善衆慕專志孝弟者或鄙固之高陽里潘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爰底於成人德寧奉親愛親家貧不能常具甘旨遇有珍奇味必懷以供母人多哂之而予則深喜焉以爲不能及也載觀古人若考叔歸羹陸績懷橘不意茲事今日於生復見閒謁予曰德寧早棄於父賴母至今

日。深思厚恩。其蔑云報。將扁堂之北牖曰草心。取孟貞曜詩語。朝夕企以自勗。先生其幸教之。予方愧生。其何能辭。夫言者。心之聲也。因其言之汎切。足以察其心之誠僞。若生之孝。吾乃信之。爲詩以道其志。

凡物之生。實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旃。天何以報。物則不克。何以報親。如天罔極。春暉遲遲。草乃生之。句萌甲坼。敷秀榮滋。陽春匪私。草也至微。至微有心。亦懷報之。鞠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屏我戕害。遠我水火。自我能言。教我誦詩。我能步趨。愼我威儀。厲我儉勤。毋我怠嬉。我室我家。亦百具宜。莫恩匪深。式深於淵。莫德匪厚。式高於山。匪天寶天。伊母則然。草之於暉。猶或思報。矧伊人矣。而不如草。孟氏有言。實獲我心。草則不如。奚閒禽獸。春陽載熙。親顏載怡。壺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母。錫之壽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後。北堂有萱。蔡竹猗猗。孰登斯堂。視我銘詩。

聞過齋集卷之二

記

祠堂記

昔先君子嘗書積善於家以自命。其在外亦書之。在器或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堂。詔不忘焉。夫善、人所固有也。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爲性也。發而爲情。亦未始不善也。耳目口鼻累乎欲。視聽言動出乎己。物我相形。萬事相感。利害相權也。日用酬酢之間。有不得其正焉。斯其爲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於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故雞鳴而起。孳孳焉。一言之發必稽。一事之施必愼。晝之所營。夜以自考。夜之所息。旦而驗之。造次顚沛不敢忽。而況其餘乎。夫莫高於天。天者、高之積也。莫厚於地。地者、厚之積也。莫大於聖人。聖人者、盛德之積也。然則君子爲善。可以有已乎哉。抑古人有言。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夫善惡之勢常相持也。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善一日不積則墮。一念不繼則怠。成者易毀。墮者難全。至甚可畏也。海以是銘者。亦惟先志是述。將垂之無窮。海之不肖。敢不戰兢夙夜。他日將見先人於地下。惟是後世子孫。奉承不替。則海實大願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銘曰。

人性至善。出乎自然。孰能安之。其動也天。衆人不能。氣拘物誘。本心既放。遂失其有。子孝臣恭。夫正婦從。豈人實爲。惟帝降衷。視聽有常。言動有則。一毫不順。乃害於德。嗚呼夙夜。敬之戒之。勿縱爾欲。勿興爾私。

欲勝則流。私勝則蔽。怠勝則滅。巧勝則僞。人心孔熾。善端實微。初六履霜。堅冰以之。精致其知。勇致其力。纖惡不爲。善乃可積。積日爲月。積月爲時。三十六旬。積而爲朞。積縷成杼。積粒成庾。縷粒或遺。於積奚取。父積遺子。子積遺孫。孫亦有後。來昆祁雲。凡是衆善。皆我固有。匪爲人積。曷其不可。己則不善。又以加人。不愧於心。不畏乎天。恭惟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爾罪罔極。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嗚呼。可不愼歟。

後記

海既表積善於祠堂。仍扁其外扉曰思孝。戒奉先者必遵訓也。古今人聚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惟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爲耳。而善之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爲耳。而爲善之美。有光前世。此祖宗所望於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之心。乃以爲孝。非曰享祀之而已。夫孝而後能享其親。故合天道之宜。因時物之變。中心怵惕而悽愴。思之不忘。誠極而著。烹熟羶薌。奉承以進。懿信愛敬。盡禮而不過失焉。鬼豈有不享乎。不然。則宮室雖修。服具雖美。豐盛粢潔。牲腯酒清。而孝不至焉。神或吐之矣。夫古人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祭之日、樂與哀半。夫事死如事生。則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古人之祭如此乎。故夫祭非難也。忠愛之爲難。忠愛非難也。思爲難。思非難也。孝爲難。將入室者。必視斯扁。知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爲人。念祖訓之至勤。不孝不可以爲子。日夜思進於善焉。則上可承祖宗。而下有以啓於子孫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嗚呼可不敬歟銘曰
維父與母實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話言莫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之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
有不能孝爾心豈安積金遺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寧世百有書不能讀積亦徒爾惟善固守孝可動天
爾不媚天將胡媚焉明明祖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爾世世積凡百子孫敬之無斁

獨樂千古軒記

有以足於中無待於外裕於己不求於人則心逸而體順神融而氣和樂之發於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
飽充然陶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爲樂耽祿者以勢位爲樂彼內實無有而恃
物以矜不得則戚得之則惴惴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耶乃至老釋之徒遺形骸絕聖智亦沾足謝外
膠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固有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之不勞隨寓而
安無入而不自得昔者夫子飲水曲肱而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體之
知其所樂爲何事獨孟子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云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內不愧心發揮明白聖賢之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傅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挺然自拔於流俗所
居軒題以獨樂千古閒謂予曰是崇德所自命朋友有欲爲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子予曰夫君子
之樂將與衆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而君以古名何恝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欲與衆而
同斯世也顧衆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與衆異異不可以苟同夫烏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同游心千

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烏得不於古哉。且君嘗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相尋。聖人所以酬酢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此。兀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衆人之樂有若此者乎。否也。於是傅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爲記。

改軒記

宜春夏生請於予曰。敢問爲學之道。予曰。精知而力行之。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何如。予曰。改之。改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聖而不吝改過。蘧伯玉屢察其非而至於化。仲由喜聞過。令名垂無窮。古之聖賢猶爾。況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大善也。不改而遂失之。天下之至惡也。非遽爲至惡也。涓涓可以滔天。星星可以燎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惡也。然人孰肯受天下之至惡哉。試以號於衆曰。子徒欲爲天下之大善耶。欲爲天下之至惡耶。則孰不艴然怒曰。是薄我若是。且孰不欲爲善人乎。試嘗察之。則其所爲己多不善。猶忿人之告己也。宋趙康靖公。嚴於自治。嘗取黑白豆二器。貯於几上。每行一善。即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即投黑豆。數日較之。初黑多。後適均。又後黑絕無矣。古之人重改過若此。夫知其不善而日日改之。以至於無可改。豈不爲大善乎。不知而不改。與明知而不改。自棄者。不可與言改矣。況念慮之微。方發於中。有善有不善。惟自知之。他人不能與爲力也。然知之誠難。知之精。在乎窮理而已。子誠黜子之心。而觀古人之心。以古人所行。驗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予觀孟氏答陳賈戴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戒也。夏生瞿然曰。謹奉教。即日以名其軒。併求書此爲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貽夏生。一

以傳聞過齋自警。

淡軒記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嘗於無味。非其眞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顧得之者鮮矣。傅君德謙。介特清簡。有志古人淡薄之道。每憤流俗汙濁。欲潔身去之。脫埃壒。御泠風。遊乎太初。無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絕粒。臂不能植翰。耳所居軒名獨樂千古。不理於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予曰噫。夫所謂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有味而皆無味。惟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淡而不厭是也。揚雄云。大味必淡。然非易牙所能嘗也。人惟德不勝欲。而爲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滿然義理以爲之主。則道充爲富。不待乎千鍾。身安爲貴。無藉乎五鼎。蔬食惡服。不與易文繡膏粱。滿然此心。淵乎止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爲悔。達不爲喜。而天下之物。烏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世利之徒。忘身以徇欲。決性命以饕富貴者。猶蟻蠓之慕醯。蠅蚋之甘骴。誠不知其何味而又何嗜。然既謂吾淡矣。又敢與之語味哉。若君雅志沖淡。知用不諧於時。塵天下之物爲無味。而獨沈酣乎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處。栖遲偃仰於一榻之上。清風時來。振膝微吟。明月入懷。引杯孤酌。今來古往。邈然一客。意到無語。與軒相答。問軒比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謂何曰諾。遂書此以爲記。

潮州三皇廟記

潮州督守王公那木翰。以書來言曰。吾郡三皇廟。舊在澈清里。燬於火十五年矣。屬時艱虞。戎壘在野。郡

邑失守。民莫寧居。自翰來此。招集懷拊。惟民事之急。未遑及也。既二年矣。念祀典所重。循是不舉。大懼失職。迺視故址隘陋。謀欲改作。既度地城西隅。合材庀工。功成有日矣。惟殿廡門庭堂室齋廚之位。悉如其舊。而制度深廣加焉。聞古者宮廟之作。皆有述也。子其爲我記之。海竊惟洪荒之世。有不得而考者矣。自伏羲、神農、黃帝、氏作。其實始見於經。易大傳著伏羲氏作八卦。神農氏作耒耜。聚貨爲市。黃帝氏垂衣裳。作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蓋其聰明神智。首出庶物。其開物成務。成化宜民。無非因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因天地之利。以興人之利。蓋萬世之道原系焉。萬世之治原出焉。方風氣未開。生民違鳥獸不遠。微三皇氏繼天立極。使五帝三王之治有所承。則天地不能以自立。嗚呼大哉。昔周外史掌三皇之書。漢孔安國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而後世無傳焉。夫道曾萬世者。享萬世之祀。位高天下者。受天下之奉。萬世之祀。非徒有天下者所得與焉者也。若三皇道與天地並。功與造化侔。雖祠宇徧天下。曷足報其萬一哉。自古聖帝明王。前代罕列通祀。惟肇迹之地有祠。唐天寶年中。始制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以時祭享。元有天下。乃令郡邑立廟。祀用春秋二季。然使醫學掌之。取歷代名醫。從食於廡下。亦有所不講也。竊意如唐制天子親致祠焉。則於禮爲至。庶幾有得師之實。而四海蒙神佑之化。顧不偉歟。然豈草茅所得議哉。乃今多事之秋。列郡牢靈。憔悴已甚。而王君獨能緩刑薄賦。以蘇民力。修廢舉墜。以崇祀典。興是役而民樂之。則其政亦可嘉也。

永思堂記

吳元育於其居室之東。闢一堂以爲祠舍。垣墉周嚴。門庭邃深。清閟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至於禰。揭以永思。求予記之。曰。願聞所以起予衷。警予惰。勸予後者。庶幾是堂賴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庀是堂者。皆子孫所欲孝而不可得焉者也。欲孝而不可得焉者。則其思將何已乎。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與存。聽之而無與傳也。夫安得不思乎。定省無所與施。温凊無所與時。出入無所告。行無所受命也。夫安得不思乎。至於霜露降而天氣肅。春雨濡而時物變。思之不能已。而將有事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笑貌聲音。志氣嗜慾。不絶於耳目心思。然後髣髴乎有見。髣髴乎有聞。入室之日。焄蒿悽愴。冀其洋洋乎在上也。芟芬豐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撤。將餕而凝。知神之享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於子孫。苟可以厚之。無所不至。子孫之於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豈足爲孝。欲孝者。惟在於思乎。思承歡之無從。而精意以致享。思聞教之不復。而臻志以自修。爲善必果。思以爲親榮。見惡必避。恐以爲親辱。當事而思。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以謂永思也。於是堂乎奚有。於吾言又奚有。

種德堂記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鄉三世矣。海於蘇氏。識其父祖子孫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生廣其德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而濟之之力。殆欲忘其身者。而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稚。有知即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聞聞於旁邑。人皆信之無異辭。蘇氏舊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之宮室器物。凡命名取義。必有自儆。近世率爲賁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飭厲而力行之

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行之。名實相副而不浮者歟。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愛親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閔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無衣。己安而不忍人之危。若其惻隱之情。出於天性。隨遇而發。非以納交要譽於人。求報冥冥於天也。天道無感而不應。人道無施而不酬。顧爲德者。不可以是而設心矣。蘇氏之樹德已久。感者宜應。施者宜酬。則將在其子孫。夫承二德之後。不可以不謹矣。德所以承德也。不德所以墜德也。生勉乎哉。夫恩惠及人。德之餘也。孝弟忠信仁愛誠實著於身。德之本也。而祖而父之所種。皆自其本而推之也。夫祖宗種德於前。子孫繼德於後。迺所謂能子也。生勉乎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譬猶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請以是爲種德堂記。重爲之銘曰。

天降民德。五常俱全。匪我獨有。於人則偏。惟人之發。於心最先。推以及物。寧爲不賢。有美蘇氏。其心塞淵。周貧恤患。濟弱扶顚。曾是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人心如田。爾種爾藝。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善繼勿墜。嗚呼勉旃。

悠然軒記

丈夫出處。不失大節。至於流離窮困。而能隨所遇而適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古今達人賢士。莫不由之。元有天下。垂及百載。末年士大夫心術不明。風俗偷薄。陵夷波委。以至亡國。其高風遠識。如國初劉靜修先生。其次如歸公彥温。不一二人。其竭力死義。如余公廷心。李公子威者。亦不多得。予嘗

中。夜竊歎丁未之變。計吾平日所知其爲人者。曰行臺侍御史沛郡韓公。前閩省郎中魏郡某公。潮州督守靈武王君。茲三人者。其殆不失節乎。既而韓公果不辱以免。某人者、進退不遂。而王君浮海往交占不達。屏居龍泉之上。謝絕人事。與樵夫牧豎爲伍。室南有山。如覿佳客。閒指謂予曰。吾屏居無聊。惟終日與此相對。使人意定神怡。樂而忘倦。吾將竊取陶淵明詩所謂悠然者名吾軒。子其與之乎。予曰。與君侯哉。然則子庶爲我記之。予曰諾哉。夫心有所繫。皆役於物者也。役於物者。顧無時而樂。求之卽卽。必持之戚戚。得之揚揚。必失之倀倀。嗜欲少者天機深。嗜欲多者天機淺。夫淵明晉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去之。與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於中。故無入而不自得。方其采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山非能令人悠然也。悠然者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不可動之象焉。見其蒼然不可犯之色焉。見其四時朝夕。晴雨明晦。隨時隱見。終古不變之意焉。是皆有契於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覩夫崔嵬巖巖者。然後爲有得也。嗟乎。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得其趣。今君侯又得其趣。山之與人相遇。豈不難哉。淵明往矣。君侯之繼淵明者。尚未艾也。神交氣合。夢寐將或見之。龍泉之溪。其水清泚。山有佳肴苦茗。可淪可羞。予不憚煩來。與君相對茲軒之下。君餐秋英之秀色。我倚白石之商聲。時咏歸去來辭。招山靈而聽之。

友蘭軒記

宗姪克成。以友蘭字其軒。請予記之。予曰。美哉蘭。夫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芳、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斬於人薄矣。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益深矣。此三者、君子之德具

焉。夫君子德修於己。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恐其暴著。故始若虛。終若愚。敏乎若不足。浩乎若不知其有餘。善實內充。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遯世而無尤。昔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爲猗蘭之操。楚屈平作離騷。引蘭以自況。若是乎蘭之足重。今克成將以爲友。豈特愛其素枝紫莖綠葉青青者乎。夫光風惠日暢其和。明月白露耀其清。嚴霜積雪厲其貞。階庭深谷。所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然則克成與蘭居。不猶入善人之室哉。克成善友之。其以蘭爲益友。四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翫其美之無斁。感於中以自得。至於久而不聞其芳。克成友蘭乎。蘭友克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將使一鄉之士。化爲克成。而爲一國之士。皆願爲友焉。其機括良在於是。克成勉之。

知止軒記

天下之禍恆生於無欲。而禍每起於貪。貪者無厭。無厭則不知止。不知止則禍必恆隨之。然自古及今。相接於目前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福樂得禍哉。由不能止其貪耳。邑人某年少爲郡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悟曰。吾親老不能養。願爲是役役乎。卽棄之去。郭南三十里居焉。疏圃鑿池。田園自適。又搆小軒。以時燕息。環植花卉奇果。設几案琴書筆研。客至、焚香烹茶。酌酒賦詩爲娛。友人名其軒曰知止。予舊識某。比年因臨川傅德讓往來益熟。夏日至軒中。某請曰。願得先生一言。予曰諾哉。世之言知止者多矣。而不能行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可哉。夫富與貴孰不欲。而有命焉。烏可貪之以求必得。而不得則歉乎。珠璣象犀。兼金大貝。產於海外番夷之國。去中國數萬里。舟行千日而後始至。風濤之與凌蛟龍之與爭。嗜利者

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可止也。幸而再遂。則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則不勝其富矣。而不止。橦牆折拉於浩洋之中。骨肉充委於魚黿之腹。故無時乎止矣。高官重爵。大圭長組。朝廷縣之以待賢俊功能。士公之尊嚴。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造次也。慕祿者必趨焉。傅會投合。鑽刺攘竊。幸一得焉。可矣。再進焉過矣。愈進焉極矣。彼德不配乎位。才不任其職。廢事曠官。折足覆餗。小焉刑戮之加。大則誅夷之慘。故無時乎止矣。噫。行不知徐。必蹶而止。食不知飽。必飫而止。飲酒不節。必濡首而止。小事尚然。而況大者乎。老子曰。知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止。無時而可止。必至於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壯。壯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老。世固有自恃其智。老而冒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予喜其名軒之意與予合。故記之。

歸帆樓記

董可久、結小樓於其居之左。廣度四几。遂布兩簟。宇可以仰。檻可以隱。促席合坐。可容十人。流溝出其下。老樹蔭其上。潢江前陳。洲渚間疊。迤峯迤秀。環映回合。樓雖狹。其景勝矣。曩予嘗一二至焉。比來請曰。某樓既名矣。未有賁也。予曰何名。曰、閒者。嘗因友朋徙倚。適空明景霽。澂波油如。颸風時起。數帆自遠而至。過於茲樓之外。衆賓成樂。畢蓋相屬。顧謂斯樓。得無記是名乎。遂題曰歸帆。幸先生有以發之。予曰諾。予少嘗涉海矣。觀其茫乎無窮。浩乎無垠。決濟汗漫。噓吸變化。凌騰鬱怒。顛倒上下。將游神於北極之表。鴻濛之始。與虛無爲友。遺世而不返也。逮其浹乎瀜瀜。溪乎悠悠。輕舟緒風。一趯百里。其靈異詭怪。雖足以

慊心飫目而震愕之餘悔亦生之迨乎揚帆來歸櫂夫唱聲柁師幹機風雨指途濟雖未屆而喜可知矣今復覩是思往日如在目前嗟夫夫天下之至險者莫若水而善負者莫若舟顧水能乘舟亦能覆舟是語里巷所能談道者也至於往往蹈其害而不自覺豈獨里巷之人爲然而士大夫亦多不免豈非見其可欲而忽其可畏樂其暫安而忘其長危也哉當水生風利之時自謂技堅器良必無可敗之勢誰肯少自引以就所宿哉使水也專能覆而不能乘則舟爲無用而亦不至於敗況夫爵祿之海貨財之淵利欲之源其禍愈深其沈浸冒沒濡溺者愈甚而趨者愈衆何哉思古之人如越國之范蠡漢代之張良以至於穆生兩疏之徒能燭於事理審於進退皆可爲後世法而世之滔滔知出而不知入知往而不知返者自他人視之如水之善游彼且自以爲賢於呂梁丈人豈不惑哉然則是樓之命名雖近而推其義則遠矣遂爲文以記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安以自守至正之末官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鄉里貢父於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甕灌畦勸之仕不應既衆勸之則取龐德公遺安之言揭於堂然後勸者始息世運變遷攘攘之徒競進以希親寵曾未數歲流亡繫纍相繼淪沒蓋萬一有全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余言因友人林玉請數年矣辭弗獲乃爲記之予惟安之義廣矣德公之言一端而已矣夫莫安於理理出於天而具於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民生倫紀之間細而日用動靜之際吉凶榮辱之兩

途。利害得失之前。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爲危。危者棄而安者即。雖至顚沛不易。況造次乎。若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進將施利澤於人。退而避禍難於己。其出處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爲安。仕即爲危也。子向之所處。亦既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禮、人之大門也。誠能得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遵是路以行。將見無往不安。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淑之身而教之子孫。雖百世可安也。所遺固不甚遠且大矣乎。嗚呼。景升以荆州之全畀其子。後世曾不得庇其闔閭以居。世之惑者。往往桑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於子孫交手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逮焉。然則非其無所遺也。遺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名堂。亦可少戒矣。銘曰。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器焉。失平則傾。失正則反。不傾不反。乃得其安。於皇昊穹。降此民德。視聽飲食。咸具爾則。子焉克孝。父焉克慈。象賢繼體。堂基播蕃。兄愛弟敬。因心友于。既翕既好。無交相瘉。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門雝雝。燕及童孺。言必忠信。巧給取憎。行必篤信。蠻貊可行。孰不欲富。得之以義。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決身以饕。終乃賈禍。曰貧與賤。人曷不厭。在外已定。天胡可貪。順命守素。茶茹如甘。我思古人。心安於理。苟得聞道。曰斃可矣。凡百君子。念之敬之。雞鳴而起。爲善孳孳。人亦有言。無念爾祖。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於堂。譬書諸紳。善愼爾遺。遺於後人。

南樓記

樓以高明爲主。而面南特勝。高則可以眺遠。南則向明。而於四時之氣無不宜。藍田陳氏所居右。闢一樓

以爲游憩之所。凡賓客之來必居是而扁未有刻。以質於予。予曰、既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子幸有以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面南而背北。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通乎氣也。若是樓之景。當星鳥之啓辰。攬萬類之萌兆。東疇士膏。被襛襫而事耒耜者。鱗然於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本勤力。及時不怠之思焉。大火正中。炎熛灼人。薰風時來。煩慍俱滌。視修途峻嶺行者。往來役役。君子達之。則有知止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焉。天高日晶。秋氣慘栗。草木黃落。羣陰斂摯。君子感之。則知屈信進退之義焉。天地閉寒。泉涸澤堅。居人窒向。墊蟲坏戶。君子體之。則知掩身檢德之戒焉。是樓於人。豈少助耶。若夫輕烟煖霧。清風宿霭。和氣動盪。秀色淫溢。月明而萬頃銀涵。雪積而羣峯玉麗。霧雨濛迷。若扁舟之淩巨瀨。四時朝夕。晴雨明晦。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愜。子之兄弟羣從。子姓相與逍遙於其間。以游神騁目。遣懷適興。而暇日以娛嘉賓。會親友。談今論古。觴酌賦詩。彈琴投壺。穆清風之可挹。無俗塵之汙人。則於斯樓實爲宜稱。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適地宜、善人事者。曷一而不備歟。抑其視元龍百尺爲何如。主人兄弟。矍爾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爲記。

讀書堂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藍君仲晦、爲書其扁。且命介以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後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成己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嘗不由此者。子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

以爲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顧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歧之惑。諷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沈潛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孳。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勿足。則人百己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聞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跫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爲己也。以利。則爲人也。爲己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己。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爲人。則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祿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志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爲祠堂。繇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祧毀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子孫見祠者。爲二主以祔昭穆之次。月朔望。令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於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秘書嘗爲記之。然予竊有惑焉。古者合祭祧毀之主於祖廟。惟有國者得爲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於寢。蓋用生者之禮。先王之制。豈得逾哉。乃爲正之。使各瘞其羣主。又爲之次其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具爲一圖。顯而易見。冬至正旦。陳於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子升坐於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於堂之西。昆弟子

姪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勸酬禮終尊者稱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累之厚子孫守成之不易覆墜之不難蚤夜修飭毋或不善以隳名辱身庶幾有以承祖父之澤衍於來世用是爲訓然後昆弟子姓各誦所聞或傳記故事或近世賢者或鄉邑之人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復於尊以告於其衆族人有過則衆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曰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沿灘改歲行禮請予志之以示將來予惟舊日合祠之意蓋欲子孫不忘乎祖也今日宗會之意蓋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所以能孝乎祖舊則自源而徂流今則循末而知本其禮雖殊意實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亦豈有窮哉願禮制不可得爲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事得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有親疏而族則一世有遠近而本則一仁人君子於同類且一視之況同氣耶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室而可化風俗之移亦具在是予之所以必嚴宗子者欲族人知有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毋亦存其名而已餘悉具貢公記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并詩

人之生必本於父母故其行莫大於孝君子以父母俱存爲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可知矣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於前舉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於曩時食少而易饑膚劣而易寒也血氣之不充痾瘵之相尋爲之子者豈不思以安之顧時已遷矣衰者不可得以復壯老者不可得而還少雖三牲五鼎盡其養溫凊定省盡其禮洞

洞屬屬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雞鳴而起問其寢也視日之旦而憂其中既侍膳也視日之中而懼其戾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爲日而不足必將以歲爲日而猶不足也歲且更矣念吾親之齒雖益一而來者益狹慕戀之情益切故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事親之日短於不可及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爲喜懼者也若彭城董公瓚年甫壯以明經茂才舉司征來閩仕途發軔二親齒各未衰迎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顏順志幼孫學語於前一堂之中唯俞色笑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日其志抑可尚已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年未艾尤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爲嬰兒之戲人亦孰不願爲老萊者乎海自念不孝蚤爲先人所棄不得奉盆水盂菽之歡今而既耄徒有終天之感視公瓚二親同享祿養此天所以錫之者而人莫能及也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必厚不然何其獲福若是歟異時二親黃耆台背公瓚之年亦老矣庶幾有匹於老萊故誠爲樂之既爲之記又道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煌發升於天耀於四方瞻彼日矣維暉融融耀於四方升恆於中人有父母或耆或耋我有父母鬒若玄髮人有父母或靡克具我則具矣曰亶有豫春陽熙熙淑景載遲草木具菲我親則怡夏日悠悠暑陸孔修薰風時來我親不憂秋日則杲冬日則燠則煦其寒亦解其肅南阪有蘭北墉有蓀厨有甘旨以備饕飧崇我籩豆潔我罍爵父母既慶室家且樂溫溫淑人恪愼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人日不足爾日孔多善爾優游相爾作歌

阜林軒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祉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學教授林垓子之所創也。隘陋弗稱。廢且百年。其孫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於溪之陽曰阜林。建禮殿講堂。左爲列舍。以肄諸生。右爲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幽。廊廡周嚴。庖湢完具。道無所出。里人李麟築田爲之地。有闕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治工於洪武十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爲田十畝。前有湖。其菱魚之利入於學。既成。來徵記於郡人吳海。海惟古前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本。民朝夕出作入息。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爲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爲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爲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橫流於天下。洋溢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正道於以昌明。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於書。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顧學莫先於立志。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爲利近名之心。則非爲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之。他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下風。

致樂堂記

瓜山陳瑤名其堂曰致樂。而求言於予曰。瑤不幸。三歲而失所恃。惟是拊育顧復之恩。皆出於父。今父年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顧家貧無以具甘旨之奉。竊惟聖人之言所謂致其樂者。欲孜孜焉蚤夜自勉。冀獲少娛親之暮齒。遂區區平昔之願。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者。志而已。志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間於貧富也。若使爲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於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爲孝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爲志也。非徒爲口體也。温凊定省之大節。先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何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諸無形。聽而察於無聲。先意以承志。奉順而不違。不使其親少有所不樂。於貧富奚擇哉。蓋惟盡其心而無毫髮之僞。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疏食菜羹亦足樂。終日欣然而忘其老。此則所謂致樂也歟。雖然、是足爲養也。未足爲孝也。不復闇登危以辱其身。不苟訾苟笑而慢於人。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嘉生之有志。故進而告之。既爲之記。又贅以辭曰。昔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其孝足稱。幕歸讀書。日出耕。事父母克樂。天降休禎。嗟哉斯人。實維儀刑。子尚繼之。昭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己亥予避寇水西依高隱吳氏吳氏有小樓附麓面江平望數十里軒豁瀟洒地既僻人迹罕到戶外有關亦復不知歲戊申重來寓此於世事略不相接惟終日俯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延颯而冬賞雪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千百各異潮汐之往來魚鳧之游飛犂鋤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境與情融豈徒忘世之革亦不知室之罄而身之羈也嘗讀書撫琴詠詩飲洒於此仰天宇之寥寥感今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益衰宜斯樓視吾爲過客而天地一瞬亦何能長久不變哉蓋靜而觀之則固如是而已矣彼區區爲名爲利終不能靜雞鳴而起汲汲孳孳攘攘熙熙憧憧伾伾若蚋若蠅逐臭與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太華不見聽雷聲不聞則亦何怪其然耶是樓以靜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之十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於主人乎特書以記之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搆小亭於屋山之右以爲游憩之所地既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左嶺巖嵲似龍趨右山騰踔如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委聚落林丘布棊列星周迴千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乎簷楹夜月清輝怳乎几席涼風滌炎白雪相映是亭於四時之景宜可謂備矣而未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山之盡而可見者曰雲窩吾曾大父之所藏也越左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塋在焉予曰若是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忍去況子兩世松楸鬱然在目子之兄弟時時登覽於此賓客朋友宴集於此與適之餘舉首東盼曼睨西顧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

刱立之勤積累之厚。無非所以貽吾子孫者。惕然內懼。飭身厲行。迪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闢保之於無窮。則斯亭之爲益大矣。豈徒遣懷縱目之樂而已哉。方氏兄弟逌然謝曰命之。遂書以記。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無非本諸其積慶之厚。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於友人陳君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中以來。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繼。又三世爲鄉先生。其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搆落成。將仍揭之。來告予曰。吾子幸有以啓我。予曰大哉。夫天下之理。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傾無陂。而可居可行。乃可以遠。洪範以無黨無偏爲惟皇之極。易以履道坦坦爲幽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父慈子孝。夫正婦順。兄友弟悌。堯舜之道。三代不能損益。而詭節異行。險怪邪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心而已矣。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國而治。放諸四海而不越。傳諸萬世而可遵。不亦遠之至乎。夫平未有不遠者也。不平未有能遠者也。非其詒言之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子杞之篤實好善。自守不求於人。澹然與物無忤。誠可謂善承之者。其視斯堂爲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垂言。而其澤不永者。子孫不肖。不能纘其緒也。子杞之堂。粵自今始。又將愈久而不窮。噫。是堂之名。豈獨於陳氏爲宜。凡登斯堂而覩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儆也。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予寓苦竹。聞章宗遠之賢於其友方宗達曰。宗遠性至孝。父嘗得痿疾。臥十年。宗遠疏食亦十

年。晝夜坐臥牀下。宗遠於昆弟愛。朋友敬。懃實飭行人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予恨不及識。他日其子棣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閒抵其家。至其讀書之室。視楣閒扁曰近道。棣進曰。大人嘗語棣。吾平日廣求聞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慕。欲自勉也。不善不敢爲。吾恥也。吾於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揭之以自警勵。庶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獲階於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誨予。謝不敏。棣固曰。大人向常得與孝度計偕。敢藉是以請。予不得辭。乃曰。夫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於人哉。然惟踐形盡性者。爲能體其全。其次氣稟不齊。是以不能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也。則又知有先後。聞有早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又下者。則必千百其功。然學本於志。必虛心克己。而后能有受。志立則好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汲孜孜而無間斷。乃能有進。卜子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而近思者。乃爲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間亦有聞。齒幷耄矣。猶覺其遠。常懼不得爲君子。若宗遠。固宜吾所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者訟焉。宗遠其謂吾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不然者。願有以教也。